

他卖艺的地点，多在霍夫花园外的小径旁，有时在附近的公路桥下，两处相距不远。

六十多岁，鬓发灰白，脸晒得赭红，手很粗糙，穿一件泛白的深蓝夹克，坐在塑料折叠凳上，拉着老旧的手风琴，肩带已见磨损，黑白琴键滑泽，琴与人浑然一色。

行乞的东欧老者很多，大都是被雇佣来的，一身乡土气，坐在这里，或跪在那里，有人路过便伸手叩头，没人路过便呆坐着，像在想家。不知为何，这位老伯使我尤难为怀。

倒也并非他的琴声，商业街上的乌克兰小伙伊凡（琴箱上印着他的脸书账号），手风琴拉得酣畅淋漓，又都是世界名曲，以故动辄观者如市，老伯这里寂可罗雀。

是老伯的神情，辛辣而沧桑，空茫中透出普世的悲伤，每次令我走过之后仍忍不住回望。记得也是十月，天已转冷，小径上没有人影，平日总不好意思，这次我想也不想地走上前去，往罐子里投了一张纸币，起身时不期与他的目光相遇，他的目光，像一股电流霎时传遍我全身，我仿佛忽然被神的光芒点亮，幸福地几欲哭泣。

两年没再看到老伯，市中心一带也没有，不知他去了哪里。

《东欧乞者群像之四：拉手风琴的老伯》三书

撰文 | 三书

落叶满长安

//

《忆江上吴处士》

（唐）贾岛

闽国扬帆去，蟾蜍亏复圆。

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

此地聚会夕，当时雷雨寒。

兰桡殊未返，消息海云端。

//

我们先将诗意正叙一遍：

同样的季节，那时也是深秋，我们在这里欢聚，天正下着雷雨，我的肌肤犹残存那夜的寒冷。长安城外，渭水桥边，你扬帆远去，去往天外的闽国。月亮圆了又缺，缺了又圆，树叶落了又长，长了又落。去年的秋风，仍吹着去年的渭水，木叶再次落满长安。你一去不返，我望云兴叹。

再来试着倒叙一遍：

又到深秋，秋风吹着渭水，木叶落满长安。我孤身站在送别的地点，渭水桥边，眺望你离去的方向。自你扬帆去了闽国，月亮缺了又圆，圆了又缺。你一去不返。秋风，渭水，落叶，长安，带回那个夜晚，我们在此相聚，当时下着雷雨，犹记那晚夜气之寒。

正叙和倒叙，哪一种效果更好？窃以为倒叙更好，时间定格在去年，诗情宛转于思念。然而，贾岛采用的，既非正叙，亦非倒叙，章法更妙，妙在非线性，所有时空交织于写诗的当下。

诗中四联，若问何者感觉在先，实则应无先后，所有感觉同时发生。是的，同时发生，这正是生命存在的真实状态，我们会在瞬间同时感受到所有，只不过大脑的处理能力有限，习惯于线性思维，且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，必是一句接着一句，仿佛就有了先后。

如果基于现象学

来看，这首诗的生成方式，第二联的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，是引发回忆的契机，似乎应该作为首联，但吟诗之际是在水边，友人离去犹在目前，便先说“闽国扬帆去，蟾蜍亏复圆”，再由长安而回忆去年，乃至最后望空寄慨。经这般分析，宛若有了顺序，好理解了，然而兴会尽失，且分析了半天，写了这许多字，在诗人乃是一瞬间的事。

贾岛在长安未中进士之前，曾结识了一位隐居不仕的朋友吴处士，后来吴处士离开长安，乘船去了福建一带，久绝消息，秋风落叶之际，更起相思。真是在思念吴处士吗？如果我们检视贾岛的传世诗集，就会发现他其实渴慕归隐，集中尽是寻隐者、送上人、宿山寺、题幽居、游仙之类的诗，他思念的也许是他自己。

这首诗的标题《忆江上吴处士》也可玩味，贾岛回忆的仍是乘船离去时的吴处士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吴处士留给他最后的形象，是他所向往而做不到的，他滞留在满是落叶的长安，年复一年。



清 王盖《深秋撑杆图》

荒郊静夜，没有世界

//

《灞上秋居》

（唐）马戴

灞原风雨定，晚见雁行频。

落叶他乡树，寒灯独夜人。

空园白露滴，孤壁野僧邻。

寄卧郊扉久，何年致此身。

//

自古逢秋悲寂寥。碧云天，黄叶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，尤其下雨，这些天象物候，都使人想家，使人忽觉迟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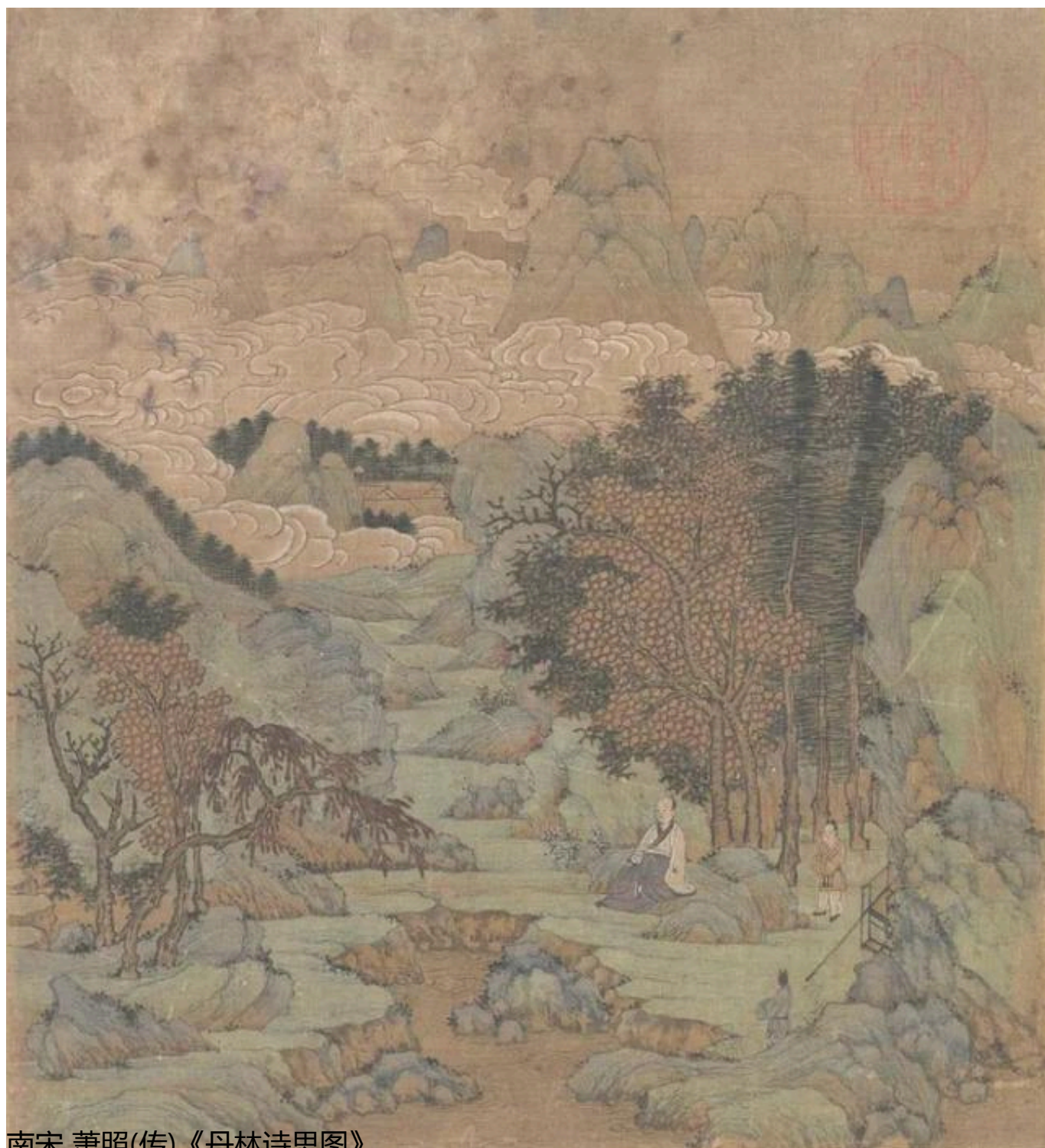
马戴客居灞上，家在东海，来长安是为了求取功名，淹留既久，并未觅得进身之阶。这天秋夜，他寄卧荒郊野寺，苦闷孤独，深感仕途渺茫，人生无望。

究竟是什么困住了他？诗人并未进一步自省。不必学而优则仕的我们，可以旁观者清地看到，古代文人的苦闷，所谓怀才不遇，其实是个伪命题。怀的什么才，遇的又是什么？靠文学艺术闯荡仕途，那是天大的误会，一开始就搞错了。

困住诗人的，是诗人自己，是他不知此命题之伪，抑或知而人生意义别无所寄。本质而言，今人又何尝不是，只不过命题不同，游戏版本更多罢了。不妨自问：生命又何必非要外在来赋予意义呢，难道当下自在的无意义不就是意义吗？

灞原秋夜，如果能活在当下，也可以很美好。风雨过后，看见雁行，一群群飞过。树在落叶，只要你愿意，树就是故乡，哪有所谓“他乡树”呢。灯不够明，纵是寒灯，亦可相伴，亦可对谈。“寒灯独夜人”，若非一味自怜，而是看到人生在世也只是“鸛鷓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”，岂不当下即得解脱！

夜晚很静，听得见“空园白露滴”，他孑然一身，与野僧为邻，觉得太静，静得世界好像空了。就让它空了好了，然而，外天下容易，外物难，外物容易，外身难。“此身”，执此身为有，扰扰万绪起矣，正如《道德经》第十三章所叹：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！”



南宋 萧照(传)《丹林诗思图》

凄凉毕竟因谁

//

《清平乐》

（清）纳兰性德

塞鸿去矣，锦字何时寄？

记得灯前佯忍泪，却问明朝行未。

别来几度如珪，飘零落叶成堆。

一种晓寒浅梦，凄凉毕竟因谁。

//

这是一阕塞上忆内词。自受命为三等侍卫以来，纳兰

多次奉驾扈从出征塞外，不知他真实感受有多复杂，词中的他每每身向关山那畔行，心系故园梦不成。

“塞鸿去矣，锦字何时寄？”久盼家书不至，已是秋天，塞雁南飞，妻子不知如何思念着自己。杜甫被滞长安时，月明之夜，亦有此相思，他的诗更好：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”，共此明月，不仅无时空隔阂，亦无人我隔阂。

大凡离别，回忆多定格在临别某一刻，或人物的一个表情、一个动作，或环境的某个场

景、某种

声音。“记得灯前

佯忍泪，却问明朝行未。”此情此景

，我们在韦庄的《女冠子

》词中也曾见过：“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别君时。忍泪佯低面，含羞半敛眉。不知魂已断，空有梦相随，除却天边月，没人知。”

不必说纳兰模仿或化用韦庄，应该说这是所有人的共情，把两首词对照来读倒是很有意思。纳兰词下片也有月亮，“别来几度如珪，飘零落叶成堆”，这里的月亮只是个时间单位

，秋天也只是个凄凉的氛围，但在韦庄词中，“除却天边月，没人知”，月亮则是个神秘的见证者，是一位慈悲普照的神。

再来看梦。大概因为塞外太冷，风景太不同，纳兰的梦总也做不成，“一种晓寒浅梦，凄凉毕竟因谁。”浅浅之梦，难敌晓寒，凄凉毕竟因谁，因谁？因妻子，因天

气，因行役，因身不由己？或许都是。韦庄的梦不仅做成，且梦长相随，有倩女离魂的情味，“空有”，是惘然，也是欢喜。



北宋 郭熙《窠石平远图》

缘聚缘散，叶生叶落

缘聚缘散，叶生叶落，什么是梦，什么是真？

读了这么多年书，遇到简单的人和事，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应付。应付世界比应付一个人容易，敷衍生活比敷衍一件事容易。

比如街角咖啡馆外面那位乞者，那个罗马尼亚

男人，我的小兄弟，自从他视我为朋友，我便常常绕到街对面去走，有时被他看见，又是招手又是微笑，像是做贼被当场抓住。不是不愿再布施，实在因为不知该不该。



布施

究竟是帮他还是害他？也许这，也许那，分析来，分析去，我依然没有答案，可见读书无用。

前几天经过街角，照例走在对面，看见他仍坐在那里，换上了黑色棉服，坐在黄叶堆中，真是一幅天然画图。借路边停放的车辆作掩护，我悄悄地从背后观看，他的身旁是一棵椴树，黄叶缓缓飘落，落在他身上，落满他周围。假若他看见我，同我打招呼，这肃穆之美将不翼而飞。

撰文/三书

编辑/张进 何安安

校对/赵琳